

全面解读 一生不容错过的古典名著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世情 讽喻 小说

中

侯忠义 主编

解读

《孽海花》  
《老残游记》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全面解读 一生不容错过的

013034551

I207.41

68

V1-2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世情 讽喻 小说

中

解读



侯忠义 主编

- 《孽海花》
- 《老残游记》
- 《官场现形记》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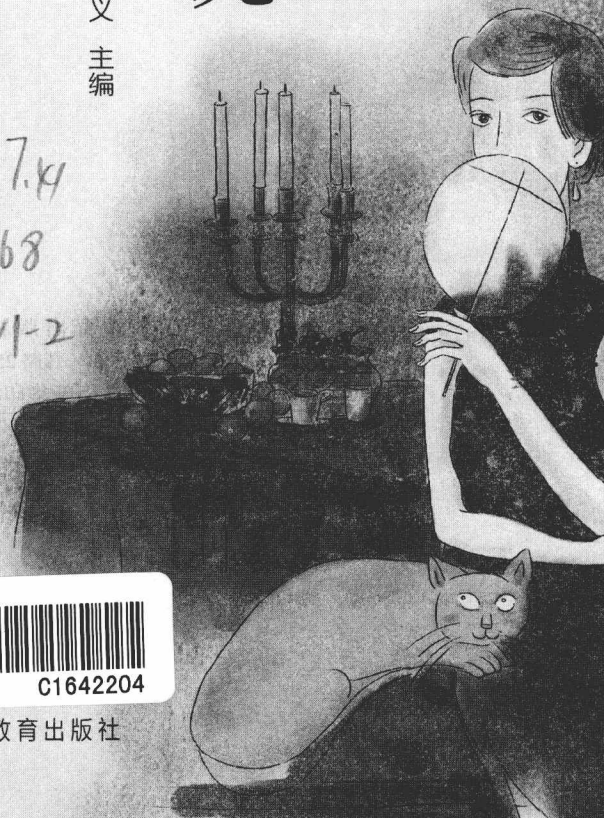
I207.41

68

V1-2



辽宁教育出版社



127780810

©侯忠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世情讽喻小说. 中 / 侯忠义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2-9966-3

I. ①名… II. ①侯… III. ①讽刺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42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10 毫米 1/16 字数: 249 千字 印张: 14.75  
印数: 1—5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王玉昆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瑞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9966-3

定价: 25.00 元

# 目 录

<b>解读《老残游记》</b> .....	1
一 《老残游记》是部怎样的小说 .....	2
二 作者的生平、思想与业绩 .....	6
三 《老残游记》的创作和版本 .....	20
四 《老残游记》初集的艺术和思想 .....	28
五 《老残游记》续集的艺术和思想 .....	56
<b>解读《官场现形记》</b> .....	69
一 轰动一时的“官场现形”热 .....	70
二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谁 .....	73
三 《官场现形记》的内容、思想与艺术 .....	96
四 《官场现形记》与“官场病” .....	128
<b>解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b> .....	131
一 “生不逢时”的吴趼人 .....	132
二 魑魅魍魉的生动写照 .....	139
三 苦闷中的探索 .....	153
四 观察人生的特殊视角 .....	156

<b>解读《孽海花》</b> .....	161
一 《孽海花》受到的热烈欢迎和评价 《孽海花》的严重分歧 .....	162
二 《孽海花》独特而曲折的成书过程 .....	164
三 以金雯青为主人公的长篇艺术结构 .....	176
四 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开眼世界的三十年心路历程 .....	185
五 傅彩云的配角地位和《孽海花》难以终篇的内在原因 .....	203
六 民族传统形式和西方艺术技巧的融合 .....	212
七 曾朴的后半生和他对《孽海花》的改续 .....	222



##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世情讽喻小说(中)

### 解读《老残游记》

王学钧 著

对于《老残游记》，人们并不陌生，但若问到《老残游记》是部怎样的小说，刘鹗为什么要写《老残游记》，就没几个人说得清了。本书不仅很好地解答了这两个问题，还对《老残游记》的思想与艺术进行了论述。

## 一 《老残游记》是部怎样的小说

《老残游记》初集和二集共二十九回，包括七个单元，每个单元各有主题，而且写法也不尽相同——有寓言，有写实；从梦境到现实，从世俗社会到世外桃源，从官场到民间，从人世到阴间，风格各异。尽管如此，通过对各单元从文到人、从人到文的参比分析，并不难对它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以看出它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老残游记》虽是一部小说，但实质上却是作者以自我辩白为根本意图的忏悔录。不过这个忏悔录并不是作者自省良心的不安、错误和失败的历史，而是说社会不理解也不了解自己的本心。那些来自官场、留学生，以及太谷学派同门弟子的责难和批评，不是不切实际的造谣，就是不加核实地误信谣言，从而毁损了他的名誉，使他的内心抑郁痛苦，比一刀杀了他还令他难受。由于不了解和不理解他的本心而产生的责难和批评，使他救国救民的菩萨心肠和真才实学被遮蔽和歪曲，以至难以施展。为此，小说从作者的社会经历和业绩、所受到的责难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思想历程中选材，作为自叙传的材料。之所以说这种自叙传是忏悔录，是因为作为自叙传的材料是经过作者选择、加工改造过的，是为了辩白自己的本心和真才实学这一忏悔目的进行的，即为了凸现作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为中心的。

在小说中，作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以老残这个中心人物来体现，并配以必要的传声筒。作者据以忏悔辩白的人生观和人生标准，便是他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我们在后面介绍刘鹗思想的时候将提到，他是“志在圣贤”的。这个“圣贤”也就是佛。即如李龙川所说，“度尽众生，方许成佛”，“返本还原，学之至也”。或如蒋文田所说：“能具菩萨心肠，即证圣贤地位。”刘鹗既以“如来最小弟子”自命，他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也就成了以慈悲为怀而先知先觉，甚至无所不能的菩萨。

在《老残游记》里，从老残这个具菩萨心肠的得道高人入世救民开始，而以经过阴曹地府的审判成佛终，每个单元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加以设置来展开的。作者要辩白和凸现的，也就是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

太谷学派又是主张儒、佛、道三教一家的，但三教一家又有个如何取舍、如何同一的问题。太谷学派不取和尚、道士远离人世而出家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儒家重视实践和入世的态度，同时又把圣贤等同于佛。从而，他们的三

教一家在心性论上便归结为中国禅——禅宗的禅。中国禅宗仍然属于佛教，尽管它本来就吸取了道家哲学和儒家的重视实践的思想，尽管它与一般持“他力论”的佛教不同，而是持自度自救、“见性成佛”的自力论观念。太谷学派与之不同处，是把它彻底地世俗化。

刘鹗接受并服膺这个教义，形成了一套所谓“因物以付物”，与世浮沉入世“救民”，又不染世俗名利的翛然出世的人生观。见之于小说，于是便有了一套“无人相，无我相”，“无男相，无女相”，又不染世俗利欲的世出世间法。

鲁迅先生曾说《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个“作者信仰”究竟是什么，鲁迅先生并未说出来。他受到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大约也不便说，因为鲁迅先生的评论只依据小说的初集，并且大约也不知道刘鹗的思想“信仰”与太谷学派的关系。严薇青注意到了这部小说的思想信仰与太谷学派的关系，但从《老残游记·前言》来看，他对太谷学派的教义又并未实际查考过，以至于尽管小说中表现出浓厚的禅宗气氛，又明白地说了三教的“道里子”是一样的，但论者却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不是什么三教合一”。如此一来，就不但不能解释这部小说的思想信仰，而且连一些关键性的语词，诸如“攻乎异端”“和而不同”都解释不通，至于二集的内容甚至不加论及了。

日本樽本照雄尽管也未依靠对太谷学派教义的直接了解，但依据他对小说的细致分析，却看出了一些实在的含义。这是指他发现了小说“通过玳姑和黄龙子之口，来直接叙述作者的思想”。这个思想也就是“三教同一”和大同和睦的乐天派思想”（《试论〈老残游记〉》）。论者对小说二集虽然重视不够，对太谷学派教义缺少直接的了解，但这个判断，比起严薇青的判断要准确、客观得多了。

在小说中，作者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信仰或者人生观，是由桃花山论道、泰山证禅和阴曹设教三个单元来完成的。这个思想信仰的哲学基础也就是禅宗心性论。阎罗王说：“你须知道：人身性上分善恶两根，都是历一劫增长几倍的。若善根发动，一世里立住了脚，下一世亦长几倍，以至于成就了圣贤仙佛。恶根亦然，历一世亦长几倍。可知增长了善根便救世，增长了恶根便害世。”但是这个“恶根”或“恶性”只是入于“世途”时才会“发达”起来。善根也就是佛性、神性。它的实质含义也就是指人的公心，泛爱一切的爱心或菩萨心肠，恶根也就是魔性，它的实际含义是指人的私欲和唯利是图、



损人利己，见之于个人，神性或佛性发露而摒除私欲造成的“魔障”，如逸云的“转识成智”而“见性成佛”。若人人都“无我相，无人相”，万物一体毫无差别，这就是“大同”。当人被私欲所支配，这时就陷溺于魔障。见之于社会，有善有恶，犹如神、魔交战，或如上帝和阿修罗（即魔）交战。上帝呼唤公利而救世，阿修罗损人利己而害世。见之于天，犹如天有四季，春夏时节万物生长，它主生；秋冬时节万物肃杀，它主杀。这套自然主义的泛神论世界观，看起来神秘，其实很简单。

但应当注意，泛神论既然是认为天地人性都具有神性和魔性，因而实质上也就是一种不彻底的无神论。见之于天地，它们只是“势力尊者”的两种表现，而这个势力尊者也就是自然；见之于人类，这个势力尊者便是人的人性。逸云说：“无德便是地狱”，即人被自身的魔性所支配犹如处于地狱中承受烦恼的折磨。那么有德也就是天堂，即人被自身的神性所支配，犹如在天堂中获得的满足感和解脱感。总之，这只能是个体的体验和自我感觉的痛苦或快乐的心理状态。

尽管这种观念注意到了社会上有善、恶纷呈的现象和不合理的压迫现象，例如刘鹗确曾注意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吞，注意到了朝廷对平民的剥削并认为不合理，而且试图解释善、恶、苦恼和幸福的根源。但它的希望却是寄托在个体的精神解脱上的。它一方面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客观性，例如玛姑肯定了“食色性也”，逸云说“男女相爱，本是人情之正”，但另一方面，则又把它看作是私欲，是魔性，是烦恼的根源，也是罪恶的根源，而欲单凭主观的精神作用来泯灭男与女、人与我乃至万物之间的差别，在无是非的精神领域自我解脱。可是人都有肉体，就无可避免地存在吃、穿、住乃至性这些自然需要。对此它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世间法”，同时又在精神上凭借泯灭事物差别和无是非中悠然远引地出世间，从而构成了心、身分离的一分为二，即所谓世出世间法，或于与世浮沉之中而又悠然远引。

这就是《老残游记》所表现的作者“信仰”，它实质也就是刘鹗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即禅宗的心性论为根据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

这种人生观，只有处于一种无利害的审美关系中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当我们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或为社会中某种美的形象所激动，完全忘记了利害关系，心与物、我与对象之间的界限仿佛不复存在，达到心物为一、物我一体的境界时，才可能在那一瞬间的心灵体验中感觉到。但是在充满矛盾和利害关系的现实社会里，这种机会是很少的，而且在现实中，刘鹗自己也

做不到。设若他果真“无人相，无我相”，果真“翛然远引”了，那就既不会在意别人骂他是“汉奸”，也不会有“伤心事”了。换句话说，真正达到他心目中的自我形象那种状态，那种世出世间的境界，他不但不会写《老残游记》，而且连一切语言也是多余的了。而他之所以写成《老残游记》，便因为他心存是非，有人相我相之别和善恶之分，只是他把自己视为慈悲为怀而入世救民又不染世俗利欲的活菩萨，而把阻挡他的意见、不合他的意见的人们视为众生乃至妖魔罢了。

这也正如作者在初集自序中所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不但有“感情”，而且因有“感情”而“伤心”，又因“伤心”而“哭泣”。作者曾说他有“三大伤心事”。虽然他只指明一件，但从刘鹗的生平与小说相比，他为自己的“汉奸”名声，为自己对义和团的预言不被采纳，为自己在山东的治河主张不被采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被太谷学派同人所理解而伤心“哭泣”。初集和二集基本上围绕着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情”选材，为自己辩白而映照到家国、社会和宗教上去的。

由于受到自我辩白意图的支配，《老残游记》便弥漫着一种一向使读者诟病而又费解的神秘气氛。这是与刘鹗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本身有关的。从根本上说，要读懂这部小说，揭开它的神秘氛围，需要直接了解这个教义和刘鹗的经历，乃至他所接受的信仰，因为这不是职业小说家的作品，作者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遭际和郁积。他避开了自己失败的历史，从而把失败的原因和郁积归之于社会的曲解和“造谣”，而把自以为高明的经历和预言，诸如治理黄河，反对义和团，对所接受的李龙川教义的自信，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想，针对着来自官场——主要是那些以清官自诩的官僚、留学生和太谷学派内部的指责批评，来为自己辩白。

也由于受到自辩意图的支配，作品宁可为了观念而牺牲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这是一部抒情性和议论性散文风格很明显的小说。尽管作者有很高的“叙景状物”才能和观察的细致，但这些都体现于作品的局部上。例如对济南湖光山色和王小玉说书的描写，独立性很强，几乎是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很高的优美的散文。

由于作者确有关怀民生疾苦的思想，而自己又遭际多阻，小说里到处都有万千感慨。那对曹州百姓连鸟雀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的感慨，那对官场

心理的微妙揭示和谈言微中的讽刺等等，几乎成了这部小说之所以诱人而耐于寻味的魅力所在。在很大的程度上，这部小说的受人喜爱，便在于它那描写的细致和万千感慨的散文风格。

至于小说中从整体上体现的思想信仰，如前所说，连作者自己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无人相无我相和无是非，就已表明了它的荒诞。特别是为自己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辩护，则分明是把肉麻当有趣。但是以救民为宗旨，关怀民生疾苦，从而由此对官场心理的揭示和对平民有冤难申的同情，却从一个侧面使我们为加深了对那个特定时代和人生的了解而有所启悟。

## 二 作者的生平、思想与业绩

### (一) 小引

刘鹗（1857—1909年）本无意于以小说成名，但却以一部《老残游记》享誉人间。它问世以后，仅汉文版本就有五十种以上，并被翻译为英、法、日、俄、捷克等多种外文版。其中的某些章节，如《游大明湖》《王小玉说书》等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由于它的文学成就，也由于它的思想的复杂性和部分章节的神秘性，使它不太容易理解和把握，所以研究者们迄今仍怀着极大的兴趣诠释和探究它。同时，也深入到作者生平、思想的探究。在这个领域的探讨，还大有可为。

刘鹗最热衷的社会事业是治河和实业。在清朝末年，他是一个能理论联系实际黄河水利专家，曾亲自参与治理黄河并著有《治河七说》和《历代黄河变迁图考》。而他的后半生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则是开矿山、筑铁路和兴办近代新式工商企业，但处处碰壁，直至被捕流放，客死新疆。他是一个失败的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新式工商实业家。

刘鹗具有多方面的学识和才能。他是数学家，著有《勾股天玄草》和《弧角三术》。他是中医，曾经做过江湖医生，著有《要药分剂补正》《温病条辨歌诀》和《人寿安和集》。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古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对金石碑帖字画的知识和鉴赏力，使他及时发现了刚出土不久的甲骨文的价值，及时搜罗保存了第一批出土的极为珍贵的殷商文化遗产。他拓印编辑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集，使他列为甲骨文搜集和研究的第一代开拓者。另外，他对中国古典音乐也有爱好和研究，著有《十一弦

馆琴谱序》。他能写诗，后人辑为《铁云诗存》。而他晚年所写的一部《老残游记》，则又使他成为与李伯元、吴趼人、曾朴齐名的清末四大小说作家之一。与这三位职业小说家不同的是，《老残游记》是一位实业家和学者业余写成的小说。

生当内忧外患频仍、民不聊生的清朝末年，刘鹗能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如此众多的领域，其知识才能和丰富的阅历，使他具有难得的通材人物的特征。作为水利专家，他曾获得过成功；作为新式实业家，他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承担者和失败者；作为学者，他是中国文化遗产杰出的保存者和开拓者。而这一切，便成为《老残游记》的创作资源之一。

透过这些外显的社会事业，来探寻刘鹗内在的思想和人生观，则需要了解不太为人知晓的太谷学派。刘鹗是这个学派的第三代弟子。从二十岁起，他便接受和信服这个学派的教义，并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非常自信地表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据这个学派的教义。事实也大体如此。不过刘鹗吸取了这个学派的教义后，能够与近代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成就了一番社会事业。太谷学派是一个隐晦的民间学派，有一套神秘主义的泛神论哲学和修养、处世心法，以及浓重的民间宗教色彩。这一切都在《老残游记》里有所表现。以至于《老残游记》里有些语言，若不了解太谷学派教义的特殊含义，几乎无从索解。总起来说，这个学派的教义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部分，既是刘鹗从事社会事业的思想出发点，也是《老残游记》的创作资源之一。对于这部小说来说，则主要是既有民主性也有神秘性的人生观。它不仅是一个学者和实业家创作的小说，还是太谷学派中人所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这一切都使刘鹗和《老残游记》以独特的思想内涵和面貌，出现于清末社会和小说界中。

## （二）生于忧患，志在圣贤

刘鹗生于清朝咸丰七年九月初一日（1857年10月18日），原名梦鹏，又作孟鹏，字云抟。他自己后来改名为鹗，字铁云。他是刘成忠的小儿子。刘家原籍江苏丹徒。咸丰二年（1852年）刘成忠考中进士，起先在京城任御史。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派往河南先后出任知府和道台。后来他在江苏淮安购置田产安家，以后便长住在这里了。刘鹗四岁起由姐姐教他认字，读《唐诗三百首》，五岁起随父亲到河南，七岁开始跟随赵君举先生读书，修习举子业。二十岁那年，刘鹗从河南回到家乡淮安，当年秋天到南京参加乡试。按

照清朝的科举制度，参加乡试之前需有秀才资格，所以刘鹗在这之前一定中过秀才，只是现在已查不清他是哪年中的秀才。

但刘鹗在乡试中失败了。落第而归的刘鹗路过扬州，遇上了李龙川。这一次际遇，对年轻的刘鹗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李龙川是太谷学派第二代南宗山长，即掌门人。要了解刘鹗以后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老残游记》内含的思想信仰，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个学派的历史发展。

太谷学派这个名称是后来的研究者给取的。在清朝末年，通常称之为“空同教”，“空同”又写作“崆峒”。学派中人便自称“空同弟子”或“空同子孙”。这个学派最初由安徽石埭（一说池州）人周太谷（？—1832年）所创。太谷自号空同子。这便是空同教或太谷学派名称的来历。

周太谷本出身富家，年轻时爱好神、佛之学，云游四方，访师学道。他曾拜从道士韩子俞（字仰俞）学道，拜从和尚陈少华（字一泉）学佛，又只身到庐山隐居用功并研究儒家的道达十年之久，从而贯通儒、道、佛三教而“明道”。周太谷明道后，陈、韩自认不如，反拜他为师，相从游达四十年之久。道光初年，太谷云游到扬州。据《龙川夫子年谱》记载，他“至诚前知”又“至诚如神”，能知过去未来，又能给人治病，有许多神奇的法术。周太谷以精通《周易》和儒、道、佛三教密意的“炼气士”或“术士”的得道高人形象出现于扬州后，受到狂热崇拜。他在扬州收弟子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官员、读书人乃至家庭妇女。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月初一日，太谷病死于扬州，葬江苏仪征西郊青山。他的语录由弟子辑为《周氏遗书》十卷（又称《太谷经》，未刊）。

太谷生前对自己在1831年底所收的两个弟子最为器重，并指定为自己的传人，这就是张积中和李龙川。张、李都是江苏仪征人，都是出身富家的秀才，且好神、佛之学，又是中表兄弟。他们听说周太谷在扬州，便专程拜访。据记载，他们同太谷反复论辩三昼夜，结果大开眼界，当即拜太谷为师。太谷临终前指定张积中将来“还道于北”，李龙川“传道于南”。这就是太谷学派南北两宗的来由。

张积中（1806—1866年）字石琴，号两溪，又号白石山人，拜从周太谷后得道号子中。因他后来定居山东黄崖山，所以学派中又称黄崖夫子。李龙川（1808—1885年）本名光圻，字晴峰，号平山，道号子圻。因他后来在江苏省江都县设龙川草堂教授弟子，所以学派中称龙川夫子。张、李虽是太谷指定的传人，其实，他们师从太谷学习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这以后他们一

面自己钻研，又几次上庐山寻访隐居在那里的陈一泉问道。直到1856年，太平天国攻陷仪征，他们的家园被烧毁，才离开仪征。张积中遵循太谷遗命，举家北迁山东，定居在长清与肥城县之间的黄崖山中。张积中在这里开辟草莱，“乱石堆垣，黄茆盖屋”（《白石山房文钞》卷三《期云馆诗画屏序》），定居下来。他又时常出游，广泛结交，公开收徒讲学。十年间，他所授弟子有万人之多，仅全家移居黄崖山依积中筑寨而居的就有两千家。

那时候的山东是捻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盐枭活动也很频繁，为了避乱和防止侵扰，积中在这里筑起石寨墙，又筑文学房，武备房，同时也辟璇玑洞，筑太玄坛。作为山中生活的财源，他又派弟子在孝里铺一带开商店，称其为“辅翼圣功”。积中精于医道，常给人治病，赈济难民。黄崖山中比起外界的乱世来，宛如一个大同社会的缩影。这里没有君臣等级，只有师生同学关系，但这一切仍就让地方官很不放心了。同治五年（1866年），山东巡抚阎敬铭怀疑积中传“邪教”和“通匪”，令他出山自白。积中不予理睬。于是清军围剿黄崖山。攻破寨门之后，张积中全家自焚。一部分弟子追随他自杀而死，一部分弟子在抵抗失败后被杀，无一屈服。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谓的“黄崖教匪案”。太谷学派中称之为“丙寅（1866年）之变”。案发后，清军将领也深为惊讶：张积中传的到底是什么教，竟使两千多弟子如此矢志不移且视死如归？这是一个谜，解开这个谜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黄崖教匪案”后，那些当时不在山中的弟子幸免于难。其中有些人投奔了李龙川，有些则以朱玉川为领袖，继续活动。朱玉川曾掩埋遇难者尸骸，又设养蒙堂收养和教授难裔。以后便因此而有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事发生。这一件事在《老残游记》里曾经提到。刘鹗在山东治河的时候，朱玉川曾在济南与他相会。在朱玉川的《养蒙堂遗集》（未刊）里，还收有他赠刘鹗的诗。

李龙川则在南方传道。他的活动地点主要在扬州、江都、泰州一带，有时也到南京、上海活动，但他的弟子分布区域很广，而且多半是政府官员。他自己没有职业，生活和活动经费由弟子供养和筹措。因“黄崖教匪案”的牵涉，他的讲学活动比较隐秘，尽管如此，闻名而来拜从他的人仍然很多，其中包括湖北提督李汉春、上海提督张国英以及后来做到陕甘布政使的毛庆蕃。著名诗人陈三立同李龙川会晤后便很敬佩他而欲拜其门下，可惜未成。1885年李龙川病死于泰州家中。临终前，他遗命弟子蒋文田和黄葆年为自己的传人，这便是太谷学派的第三代。



蒋文田(1845—1909年)字子明,学派中称龙溪先生。他本是秀才,但无意科举。继李龙川之后,他继续在南方传道。黄葆年(1845—1924年)字锡朋,号希平,学派中称归群先生。他是同治朝举人和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李龙川死后第二年他出任山东淄阳县令,后又转任朝城,武阳、莱阳、福山、泗水县令,前后共十七年。这十七年间,他一面在山东为官,一面联络“黄崖教匪案”后尚存学派北宗弟子,以完成南北合宗重振太谷学派的使命。1902年黄葆年在完成这件事后,便从泗水县令任上辞官回乡,与蒋文田会合。黄、蒋都是泰州人。同年农历四月,他和蒋文田一起前往上海,由李龙川的另一弟子即当时任江南制造局总理的毛庆蕃当东道主,邀集太谷学派弟子在上海愚园聚会。这次聚会称愚园雅集。刘鹗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并写有《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记载了这次盛会。

愚园雅集后,太谷学派决定在苏州设立归群草堂。1902年农历九月,归群草堂开学。黄葆年移家这里,和蒋文田共同主持。但蒋文田仍居泰州,不时往返两地之间。从此,太谷学派便以这里为中心,又蓬勃发展起来。以后,这个学派以李龙川的孙子李平孙为第四代山长,黄葆年的儿子黄仲素为第五代山长继续活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学派才解体。这是一个纵贯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民间学派。

刘鹗在接受了李龙川的教义后,便从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他曾写有一首《述怀》诗(《铁云诗存》),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

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  
虽未明道义,洒扫函丈前。  
无才学干禄,乃志在圣贤。  
相从既已久,渐知叩两端。  
孔子号时中,知时无中偏。  
万事譬诸物,吾道为之权。  
得权识轻重,处久循自然。  
因物以付物,谁为任功愆。  
此意虽浅近,真知良独难。  
灵台有微滓,一跌千仞渊。

光绪二年(1876年),刘鹗正当弱冠之年,便决心放弃“学干禄”的人生道路,转而矢志于圣贤。在刘鹗生活的那个时代,学干禄即通过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和官职,本是儒家传统视为唯一正途的人生道路。这也是一条名利

双收，受到社会羡慕的道路。像刘鹗那样的官宦人家的子弟，放弃此道，便意味着偏离了儒家传统和世俗价值观念。对于刘鹗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人生选择。而这种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毕生志向。

那么，刘鹗心目中的圣贤又是怎样的呢？在太谷学派中，“能具菩萨心肠，即证圣贤地位。”（蒋文田《龙溪先生文钞》卷二《与姊书》）“佛为千古周知人情的一位圣人。”（黄葆年《归群草堂语录》）由于持这种见解，刘鹗在接受龙川教义后，刻了一方图章，自称“如来最小弟子”。他心目中的圣贤，其实是具菩萨心肠的佛。他们之所以形成这种看似古怪难解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儒、佛、道“三教由来是一家”（张积中《张氏遗书》卷三《赠秦云樵》）。对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谈及。

但太谷学派是一个民间学派，又具有中国的民间特点。李龙川要求弟子须“度尽众生，方许成佛”（《观海山房追随录》）。这就是要进入社会，而不是出家当和尚。进入社会即是入世，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或以事功，或以德行，或者著书立说，来拯救苦难的芸芸众生。众生得救之日也就是自己成佛之时。在形迹上并不拘泥。如果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便带有拯救人类而又拯救自己的意味。太谷学派视所有的人都是“天民”，即天地的儿女，因而是平等的。“百姓中有公在”（《龙川夫子年谱》），因而“天机最浅，圣人所以辨天机必决之于俗人之口。”（张积中《白石山房语录》）老百姓的呼声就是天意。

李龙川曾公然表达了自己的学派与历代圣人的思想的不同。他说：

“吾与石琴受学崆峒，分任南北。昔者庖牺以君臣，文王以夫妇，周公以父子，孔子以师弟，太谷以朋友。后之学人，得友者昌，失友者亡。”（《龙川夫子年谱》）

把周太谷公然与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这些被历代帝王树立的圣人相提并论，没有一点胆量是不敢说的。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只肯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五伦”中“朋友”这一伦。我们知道，在1894—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冲破封建罗网的最强烈的呼声来自谭嗣同。他从西方民主思想受到启发，要破除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四伦，而欲保存和肯定的也是朋友这一伦。这便与李龙川的思想有些接近。太谷学派是在不了解西方近代思想的条件下，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材料，形成了在明显的宗教色彩之下的自发的民主意识。这便足以提醒我们应对中国民间文化内在生命力刮目相看。

然而在刘鹗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内忧外患频繁不断的时代。在太平天

国运动兴起和失败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化为战场。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因战败而不断付出大量的战争赔款，财政枯竭的危机自然转嫁给老百姓。外加农田荒芜，天灾不断，仅江苏一地“土著农民十无四五”（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种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使刘鹗的普度众生意念与此相结合，便形成了以养民为本的具体观念，决定了刘鹗的人生抉择。

### （三）以养天下为己任

刘鹗的父亲刘成忠虽是科举出身，但颇注意实学，家里收藏了一些数学、医学和治河方面的书籍。他因长年在河南当官，而河南是黄灾多发区，所以曾研究过治河问题，著有《河防刍议》一书。刘鹗无意于科举后，便注意研究这些学问，并阅读了一些当时已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书籍，对西洋的测绘制图工具也颇赞赏。光绪十年（1884年）刘鹗二十八岁，他的父亲去世。从这年起，他曾在家乡淮安开设烟叶铺和药铺，但不久便倒闭。他又曾到扬州、上海挂牌行医，并不成功。继而又在上海开办印书局，也宣告失败。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先后在河南开封、郑州决口，形成重大黄灾。清政府一时慌了手脚，派出几个朝廷大员前往河南协助治河。可是直到第二年六月，仍不见成效，治河大员搞得束手无策。清政府大为震怒，把原治河大员撤职查办，乃至发配边疆，重调广东巡抚吴大澂来负责治河。吴大澂是清末著名的钟鼎文专家，对治河是门外汉。这时刘鹗来投效河工，他说服吴大澂采用了自己的治河方法，又亲身与民工一道参加劳作。同年十二月河堤果然合龙了。清政府因为这次治河成功，大加表彰，实授吴大澂为河道总督。吴大澂则保举刘鹗以道员任用，但刘鹗把这头衔送给了自己的哥哥刘梦熊。

在这次治河中，证实了刘鹗杰出的治河才能、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和对功名的淡泊心志。他之所以去投效河工，“实出于悲悯一念，初非家食不足也”（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他的拯民于水火的志向，得到了一次实现。尔后，吴大澂又请他负责测绘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黄河水道。为“求黄河所以为患之故”，寻求从根本上把黄河治好的办法。他终日“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而所见所闻，“目击伤心，惨不忍言”。然而官场重重叠叠的机构，官员的拖沓推诿，打官腔误实事，甚至河图未成先争名利，又令刘鹗悲愤不已。经过十个月任劳任怨的艰辛工作，他完成了三省黄河水道的测绘，但“立言之功，并不自居”（《河工稟稿》）。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当刘鹗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山东省境